

四库底本新发现

李 晓 明

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四库底本共60种,其中9种是《永乐大典》辑佚本。子部杂家1种:宋谢采伯撰《密斋笔记》五卷《续记》一卷;集部宋别集8种:李流谦撰《澹斋集》十八卷、赵蕃撰《淳熙稿》二十卷(该书是誊抄的副本,不应算作底本)、陈元晋撰《渔墅类稿》八卷、包恢撰《敝帚稿略》八卷、舒岳祥撰《阆风集》十二卷、董嗣杲撰《庐山集》五卷《英溪集》一卷、家铉翁撰《则堂集》六卷、连文凤撰《百正集》三卷。严格地说,《永乐大典》辑佚本之底本当为8种。

笔者近日在查阅有关资料的过程中,在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又发现5种四库底本,而且都是《永乐大典》辑佚本。其中宋别集3种:李吕撰《澹轩集》八卷、虞侍撰《尊白堂集》六卷、周南撰《山房集》八卷《后稿》一卷;元别集1种:艾性夫撰《剩语》二卷;明别集1种:钱宰撰《临安集》六卷。下面将各书的版本著录、著者生平、原书特点、收录内容及与四库本的誊抄、录异情况,一一介绍。

1.《澹轩集》

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:“《澹轩集》八卷,宋李吕撰,清乾隆翰林院抄本,一册,八行二十一字红格白口四周双边。”

李吕,字滨老,一字东老,邵武军光泽(今属福建)人,其行事不见于史传。据周必大所撰墓志铭得知,李吕十四岁丧父,能自立,从学于从叔西山先生李郁。李吕自小端庄自重,记诵过人,寒暑不废。读易六十四卦皆为义说,纵览百家之书,尤其留意《资治通鉴》,论著数百篇。四十岁即弃科举,至七十七而卒。孝敬母亲,教育弟妹,有《澹轩集》。明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尚载《澹轩集》十五卷,入清则无传本,惟散见于《永乐大典》之中。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,得诗三卷,诗余一卷,杂文四卷。周必大撰墓志铭一篇,附于集后。

原书一册,毛装,蓝色封面,30.4×18.5cm,正文框高22.3×15.2cm。全书具有明显的四库底本标志。卷一、四、七首叶钤有满汉文方章“翰林院印”。书内留有朱、墨两色笔迹,各卷中均注明需补需改的文字。现存浮签27个,有些地方留有粘贴浮签的痕迹,签已脱落。

底本收录内容及抄录情况:

卷一27叶,收五言古诗36篇,七言古诗15篇。底本七言古诗第8篇《次张文潜龙图寄黄鲁直太史韵》处,有一签:“此首非集中诗,移后一诗补之”(参见封二),并将七言古诗第13篇《承德功仙尉出示直翁感兴之作辄次其韵》移入。文渊阁本照底本勾改要求进行抄录,实收七言古诗14篇,而文津阁本未将《次张文潜龙图寄黄鲁直太史韵》删去,抄入卷一末。

卷二17叶,收五言律诗16篇,五言长律1篇,七言律诗39篇。

卷三14叶,收五言绝句32篇,七言绝句25篇。四库本13叶,收五言绝句30篇,七言绝句24篇。底本第6叶五言绝句《仁知堂》、《隐求室》,两篇用朱笔、墨笔重叠勾去,天头有二签,一签为:“查正本无《仁知堂》、《隐求室》二诗,删去方画一。”另一签为:“二诗照前签删□□。”底本第13叶《代人挽妻父号道者》墨笔勾去,将该卷末篇《赠朱少南别二首》移入,天头有签:“照原改处写。”津、渊本均按底本勾改要求抄写。

卷四8叶,收诗余24篇。底本与津本篇次迥异。

卷五14叶,收序9篇。

卷六19叶,收记5篇,书3篇。

卷七12叶,收行状1篇,祭文9篇,醮词1篇。底本中醮词《净狱设醮词》,朱笔勾去,四库本未抄入。

卷八16叶,收杂著1篇,赞5篇,跋5篇,附录周必大撰《隐君李滨老墓志铭》。

《全国古籍善本总目》著录,南京图书馆存一清抄本。

2.《尊白堂集》

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:“《尊白堂集》六卷,宋虞俦撰,清乾隆翰林院抄本,一册,八行二十一字红格白口四周双边。”

虞俦,字寿老,宁国(今安徽宣城)人,南宋隆兴初年入太学,举进士,累官兵部侍郎。《总目》提要言:“其行事不见于《宋史》,而志乘所载颇详。始为绩溪令,即以治行被荐,迁监察御史。搏击权贵,朝廷肃然。为浙东提刑,徙知湖州,值岁稔,推行荒政,所全活甚众。”虞俦崇拜、敬慕白居易的为人,所以自己的堂室、文集以“尊白”冠名。他所作诗文的真朴之处,颇近白居易,而粗率流易之处仍颇近白居易。据陈贵谊原序得知,《尊白堂集》原本二十四卷。该集大部分散佚,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,得诗四卷,文二卷,从卷数看仅为原本的四分之一。

原书一册,残,无封叶,29.3×18.2cm,正文框高22.3×15.2cm。卷一因残,1叶上至3叶上缺,自3叶下开始,故未见陈贵谊原序和卷一首叶的翰林院印。卷三、四、五首叶均有满汉文“翰林院印”方章。书内留有朱、墨两色笔迹,各卷内均有勾改之处。现存浮签数个,另有脱签痕迹数处。卷四第38叶有一纸条:“五十四页一万二千二百五十字 艮(银)一两八分三卜(厘)。”卷四、卷五前均贴有约26×11cm的白纸,上面详细标出该卷首叶抄写格式、样式。此书底本为残

本,原序缺,卷一缺两叶半,卷二全卷缺,卷四末缺叶,卷六末篇残叶。

底本收录内容及抄录情况:

底本残,无序,四库本有陈贵宜原序,计19行。

卷一3叶下一43叶(第1叶上至3叶上缺),存五言古诗17篇,七言古诗17篇,五言律诗94篇。四库本卷一全,收五言古诗21篇,底本缺叶处抄五言古诗《暇日,邀王天任诸公游南坡,天任有诗,因次韵》计9行,《再和》计9行,《再和》计9行,《再和》计9行及《和姜总管喜民间种麦》题1行。

卷二全卷底本缺。四库本48叶,收七言律诗151篇。

卷三55叶,收七言律诗182篇。四库本抄入七言律诗181篇。原底本第13篇是《耘老弟五月十三日亲往新亭种竹,喜而赋诗》计4行,第24篇是《教授虞侍次韵,曾守述和删定,鲍倅喜谯楼开复旧观》计5行,最后一篇是《和汪倅》计4行,四库馆臣在抄入四库前的校核中,用朱笔将最后一篇勾掉补抄在第13篇处,将第13篇勾掉,补抄在第24篇处,第24篇未抄入四库。

卷四53叶,收五言排律7篇,七言排律1篇,五言绝句4篇,七言绝句161篇。四库本54叶,抄入七言绝句共163篇,卷末多七言绝句《览镜有白发》的第二首计2行,《和林子长惠黄芥》计5行,《谒先祖墓》计3行,疑底本散落1叶。

卷五40叶,收制97篇,诰4篇。

卷六25叶,收诏7篇,劄子11篇。四库本26叶,末篇《论郡县学劄子》计34行。底本残,该篇有4行文中缺字,结尾缺1叶,有文2行。

翰林院抄本《尊白堂集》,国图善本部存二部(一为底本),《全国古籍善本总目》仅录其一。

3.《山房集》

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:“《山房集》八卷《后稿》一卷,宋周南撰,清乾隆翰林院抄本,二册,八行二十一字红格白口四周双边。”

周南,字南仲,吴郡(今江苏苏州)人,《总目》述其“淳熙庚戌登甲科,官至秘书省正字,再以荐入词馆,皆不久罢去,遂以殿廷所授文林郎终焉”。周南有《山房集》。《总目》称:“《艺文志》有周南《山房集》五卷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则称周氏《山房集》二十卷《后集》二十卷,卷目多寡迥异。今检《永乐大典》所载,有题《山房集》者,亦有题《山房后稿》者,与陈氏著录之本合,知《宋志》五卷之目乃传写脱讹,不足据也。惟计《永乐大典》所录,篇帙无几,当由删薙太甚,故佚去者多。今但就其存于今者,各依原目,厘为前集八卷,后稿一卷,以略存其旧。”叙述颇为清楚。

原书二册(册一:卷一至卷五,册二:卷六至卷八,乃后稿),毛装,蓝色封面,29.7×18.2cm,正文框高22.3×15.2cm。全书具有明显的底本标志。卷一首叶缺,故无翰林院印,卷三、五、七、八首叶钤有满汉文方章“翰林院印”。各卷均有四库馆臣笔迹,但无朱笔。第一册内有浮签7条,第二册无浮签。

底本收录内容及抄录情况:

卷一2—22叶(第1叶缺),存五言古诗2篇半,七言古诗2篇,五言律诗20篇,五言排律2篇,七言律诗17篇,五言绝句3篇,七言绝句20篇。四库本卷一全,收五言古诗5篇,第1叶抄入《季春》计4行,《暮春》计4行,《八月七日与吴沈二道人同过书坞时山堂初成》的前5行,该篇全9行。

卷二28叶,收诏敕7篇,制7篇,表7篇,疏2篇,劄子5篇。四库本抄入表6篇,末篇《进银绢表》,底本该篇处无删除说明,但未抄入四库。底本疏《开启疏》、《功德疏》处,贴有一签曰:“二疏删去”,故此两篇未抄入四库。劄子的第二篇《同陈正字傅校书王秘监乞进会要劄子》改动较大,除在底本上勾画,另有一签,签上小字抄有需补入的内容,四库本照签抄写。

卷三26叶,收书启23篇,祝文11篇附疏文10篇。文津阁本卷三仅抄书启23篇,祝文疏文均删。文渊阁本这部分内容没有删除,只是在祝文开始时注有“缺”字,后有11行空白,底本此处的内容是《太庙四祖殿大殿等处修造毕工奏告迁祖宗帝后祝文》计4行,《四祖殿修整毕工奏告神主正奉安祝文》计3行,及《西峰大圣送水祝文》的前3行,该篇全6行,以下与底本同。

卷四26叶,收序1篇,记3篇,论3篇,说1篇,传2篇,答1篇,经解1篇。底本《经解》墨笔勾掉,意为“删”,文渊阁本未抄,文津阁本抄入。

卷五26叶,收题跋32篇,墓志铭5篇,行状1篇。

卷六27叶,收策问。

卷七49叶,收策对2篇。

卷八32叶,收杂记。

《后稿》17叶,收五言古诗1篇,七言古诗2篇,五言律诗8篇,七言律诗3篇,七言绝句13篇,制3篇,表2篇,戕2篇,启2篇,策问1篇。

翰林院抄本《山房集》,国图善本部存有二部(一为底本),《全国古籍善本总目》均收录。

4.《剩语》

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:“《剩语》二卷,元艾性夫撰,清乾隆翰林院抄本,一册,八行二十一字红格白口四周双边。”

艾性夫,字天谓,号弧山,临川(今属江西)人,与兄可叔、可翁相互称师为友,世称三艾。宋咸淳年间中乡试,入元以后为江浙提举,专工于诗,有《剩语》二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该书提要言:“按是集散见《永乐大典》中,或题曰艾性夫《剩语》,或题曰艾性夫《孤山晚稿》。……性夫讲学之家,而其诗气韵清拔,以妍雅为宗,绝不似宋末有韵之语录。五七言古体,笔力排荡,尤为擅长。”原书分集编次,卷目已佚,四库馆臣自《永乐大典》中辑诗近200篇,分编上、下二卷,因《永乐大典》内题作《剩语》者较多,故用以标其集名。

原书一册,线装,白色封面,27.4×17cm,正文框高22.3×15.2cm。卷上首叶钤有满汉文方章“翰林院印”。两卷中均有用墨笔勾改的字,卷下27叶下天头有贴过浮签的痕迹,全书有九处眉批,字残,只留字的下半部,说明此书誊抄后上

部裁剪过;书叶合好,下部书口整齐,靠书脊一边抄有书名,靠书口一边抄有著者,说明该书下部裁剪过;书脊可见原装订的孔迹暴露在外,说明该书右侧装订处也裁剪过。

底本收录内容及抄录情况:

卷上21叶,收古体诗48篇。

卷下38叶,收近体诗144篇。

文津阁、文渊阁抄录均同底本。

《全国古籍善本总目》著录仅此一种。

5.《临安集》

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:“《临安集》六卷,明钱宰撰,清乾隆翰林院抄本,一册,八行二十一字红格白口四周双边。”

钱宰,字子予,一字伯均,会稽(今浙江绍兴)人,元至正间中甲科,其学有原本,时推为宿儒。明洪武初年徵修礼乐书,授国子助教,二十七年又召修书,加博士致仕,事迹附见《明史·赵俶传》。钱宰作诗寓意高远,撰文谨守法度,有《临安集》。其集《明史·艺文志》、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均未著录,可见少有流传。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採掇编排,得诗二卷,文四卷,“以备明初之一家”。

原书一册,线装,白色封面,27.3×17cm,正文框高22.3×15.2cm。自序、卷三首叶钤有满汉文方章“翰林院印”。各卷中均有墨笔勾改的字。《自序》1叶上天头有贴过浮签的痕迹。全书有三处眉批,字残,只留字的下半部,与前述《剩语》同,说明此书上部裁剪过;书叶合好,下书口整齐,靠书脊一边抄有书名,靠书口一边抄有著者,说明该书下部裁剪过,书脊可见原装订的孔迹暴露在外,说明该书右侧装订处也裁剪过。

底本收录内容及抄录情况:

自序2叶,1篇。

卷一19叶,收五言古诗17篇,七言古诗24篇。

卷二16叶,收五言律诗5篇,七言律诗30篇,五言绝句9篇,六言绝句1篇,七言绝句12篇。卷二七言律诗原29篇,补入1篇后30篇,在第11、12首间小字补抄加入一首《题方德远云林采药图》,卷末七言绝句补抄加入《题秦淮送别图》、《题牡丹士女图》两首。四库本将补入内容全部抄入。

卷三15叶,收序6篇,说4篇。

卷四15叶,收记9篇。

卷五17叶,收记11篇。

卷六8叶,收杂著5篇。

根据国图所藏四库底本,可以归纳出这些底本特别是辑佚书底本的特点,同时也可显现出四库底本,尤其是辑佚书底本独特的文献价值。

四库底本的特点首先是在书内钤有满汉文“翰林院印”的方章,或钤有满汉文“翰林院典籍厅关防”的半方章。其次书内留有四库馆臣的笔迹,多是添加或改正的字和句,抄写格式的要求,以及勾画出需删除的部分,这其中有些仅是墨笔笔迹,而有些则是墨笔、朱笔两色笔迹,这可以说明抄写前的审核工作还是比较认真的。再次书内贴有多少不等的浮签,签上写明需改动的内容,有些在书页的天头处可以看出曾经贴过浮签的痕迹,但浮签现已不存。

前面所介绍的五种辑佚书底本,加之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的8种辑佚书底本,因为都是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的已亡佚之书,它们都是在纂修《四库全书》的工作中产生的,所以除上述特点外,这些书还有共同的特点,第一是用纸统一,均使用四库馆的专门用纸,即印有朱丝栏线的竹纸,白口四周双边,框高22.3×15.2cm,行距1.8cm。第二是抄写格式统一,辑佚书底本的抄写与《四库全书》的抄写相同,每半叶8行,每行21字,注文双行小字,一般在中缝的上部居中抄写“钦定四库全书”,折叶装订后双面见字(个别书未抄);中部抄写书名,以下依次是卷数、页码。各卷开卷首行均抄写“钦定四库全书”,二行是书名卷数。第三是装帧统一,均为毛装,蓝色封面,书的尺寸约为30×19cm左右。其中有些封面、装订以及书的尺寸不同于此的,应该是后来所为,时间至少是在《四库全书》抄好以后。此外,为了更加准确地确认底本,还需将底本中勾改的地方,与四库本进行核对,其中大部分应在四库本中得到体现。

四库底本的价值归纳有三,首先当时是从征集的书籍中选择较好的本子定为底本。其次在底本中留有大量四库馆臣工作的痕迹,为我们提供了不小的研究空间。再次底本中有些内容是用毛笔勾出或是用文字注明需要删除的部分,这部分内容在抄入四库时已删去,但仍旧保留在底本之中,如《澹轩集》卷三,七言绝句《代人挽妻父号道者》:“蒲团贝叶是平生,争利争名谢不能。曩劫曾修出世法,今朝聊作在家僧。”又如《尊白堂集》卷三,七言律诗《教授虞侍次韵,曾守述和删定,鲍倅喜谯楼开复旧观》:“公家文字足搜寻,周览容陪暇日临。句里江山元自旧,笔端造化速宜今。朱扉对启宜潭府,秀气平分入泮林,青佩龙门行在望,耀鞭莫负使君心。”这些文字虽然删去,但在该篇处并未注明所删的原因,可供我们进一步研究,是有史料价值的。具体到本文所述的五种书,均为辑佚书的底本,因是当时已亡佚之书再次复见于世人的第一手资料,其价值就更为珍贵。特别是在今天,《永乐大典》仅残存全部的百分之三四,在纂修四库时辑出来的,也就是目前唯一存世的了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

卜先朝

懋冊哀榮

意簪花奈

次

深

康

隔江定佳

人非避世

案潤闌二字文義難解闌字與書亦不載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

不引字概下

此首非集中詩
移後一
詩補

寫

歲寒頗獲固窮節儻逢佳士重薦論平視朝紳可頡頏
顧我幽居苦羞縮却掃柴門學藏拙每向水邊狎鷗鳥
未遑郊外習綿蕞君能脫略時從遊嘗鼎一臠端可別
臨行尚作半日留滿泛青瓷話離別秋風若遇南飛鴻
好寄一聲慰牢別

次承德切仙尉出示直翁感興之作軌次其款

請翁署門無客訪妻孥不譏官漫浪載醪問字人掃軌
舉案齊眉婦供餉久甘造化相疾苦白墮醪中獨無恙

詹軒集

二十三

行李在門丁駕言歸帝都三年宰杭州警敏材有餘檢

身不容玷清水瑩玉壺遇事有所立風雨信不渝吐哺

出延客懸榻時待儒雅量不遺物狙詐強庸奴冒中水

鑑明黑白分兩途慈良恤民瘼嚴憚戢黠胥去夏忽大